

The House of the Scorpion

蠍子之家—— 複製人崛起（下）

南茜·法墨 (Nancy Farmer) 著

劉喬譯



複製人的悲歌

張子樟（兒童文學評論家 閱讀推廣人）

「桃莉羊」的問世是對人類生老病死不變的自然法則的重大挑戰，複製的功與過可能一時也說不清楚，但它對人類傳統倫理的衝擊卻是明顯的；尤其從「桃莉羊」的複製聯想到人的複製時。「複製人」是人類直接向死神挑戰，也是科技成就中一項最讓人非議的話題。

《蠍子之家——複製人崛起》作者南茜·法墨結合了人的複製與器官移植的理念，寫了這本震撼人心的科幻小說。

這本書雖被定位為科幻小說，但細讀之後，我們會訝然發現，作者的敘述焦點並沒有完全集中在科技，反而集中在故事的社會學、心理學和人的情緒層面。它的範疇極為廣泛，科學、歷史、地理、健康、心理學、科技等無所不包。故事的鋪陳不只仰賴敘述，也要對書中人物有所了解，對白所占比例是不可或缺的，例如：主角馬特的保鏢塔姆林的真正自我，是藉由東一句、西一句的評語洩露出來，讀者要費心去自行拼湊，才能看出塔姆林的性格全貌。角色刻畫的細膩成為這本書最令人讚賞的地方。

主角馬特是複製人，直接從母牛「收割」來的無父無母的「人」，準備未來充當鴉片王國毒梟阿爾·帕特隆移植器官之用。然而，阿爾·帕特隆卻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沒有在馬特的腦袋裡植入晶片，反而讓他接受教育，成為一個有思想、有知識，無法約束的複製人。

馬特離開溫室，陷入鋸屑裡所受到的折磨，只是在為他陷入白骨場的考驗作準備。進入大房子，他便開始漫長的發現自我的「追尋」過程。因此，在完成「在家→離家→返家」的辛苦歷程後，他重返鴉片農場，準備搗毀鴉片王國。

一百四十二歲的阿爾·帕特隆是個令人畏懼的角色，「怪異的童年生活」是他心理不正常和行為暴虐的主因。塔姆林對他的描述最為貼切：「阿爾·帕特隆有他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我們的皇帝老爺壞起來可以壞到骨子裡，在他年輕的時候就見端倪，如同一棵樹，老早就計劃好要往哪裡長一樣。他長得又大又茂盛，覆蓋了整座森林，但絕大部分的枝幹是扭曲的。」他的毒品帝國建立在殘暴的機制上。長生不老的強烈意念讓他一再移植複製人的器官，沒想到最後卻栽在馬特看護人塞麗亞的手中。她用毛地黃、砒霜讓馬特長期使用，讓他的心臟變得虛弱，不能進行移植手術。阿爾·帕特隆終究無法戰勝死神。

配角中以塔姆林最為搶眼。他因年輕時曾犯下重罪而內疚，以細心照顧馬特作為補償。他帶馬特到一個阿拉克蘭家族不知道的地方，告訴馬特他的身世、呆瓜的特性、阿爾·帕特隆的陰暗面。他鼓勵馬特逃亡，教他如何利用大自然求生，也讓他懂得如何辨別善惡。最後塔姆林以一種特殊的葡萄酒，與一群惡徒同歸於盡。他服侍惡人多年，卻能擇善固執，有所為有所不為，是個典型的圓型人物。塞麗亞的刻畫也頗為出色，長年活在阿爾·帕特隆的陰影下，依然堅持自我，為了救馬特一命，更想出長期服毒的絕招，讓毒梟只得服膺自然法則的召喚。其餘如湯姆、瑪莉亞、費麗西婭、史帝文等人，都趨近扁平，更加襯托塔姆林與塞麗亞的不凡。

作者是創作高手，她巧妙使用象徵語言和輕描淡寫的手法，緩緩激起讀者的好奇心和懸念。在她筆下，馬特不是自然法則的產品，卻嚮往大自然的一切，處處利用大自然景色來突顯馬特的心情轉化。她花費不少篇幅來細膩刻畫馬特對花

草、鳥獸的感受。不論馬特身處何地，他最感興趣的是「綠」色。以大自然的綠色對照機械化社會的冷酷。藉由馬特的遭遇，作者激起讀者對複製人的同情，而對那些不把馬特當「人」看待的人，感到憤怒。另外，這部多面向的作品同時提出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人的意義、生命的價值、社會的責任，但並沒有明顯的提出解決問題的方式，而是等待讀者去細細咀嚼，並反思複製人的未來：複製人的社會地位在那裡？他們會受到平等待遇嗎？他們可以與正常人結婚嗎？生出來的孩子又將如何定位？

作者擅長以具體的實物來描繪抽象的現象，例如：「老鼠就該學著不要把腳印留在奶油上（偷吃不要忘記擦嘴）。」「任何下水道裡的老鼠都可以撒謊（人一撒謊，就像下水道裡的老鼠）。」「她的臉好像是一張拉下來的百葉窗（一百零一種的表情）。」「就連蟑螂都要搭車到別的地方。」「只不過老鼠們都搬到了條件更好的貧民窟去了（窮得不能再窮）。」讀者讀到這些具象又略帶幽默的辛酸文字，在會

心一笑之餘，一定會感慨良多。但讀者同時也不要忘記作者特別強調的「反烏托邦」想法。

馬特逃走後，落入農場巡邏隊手中，便處於一個充滿共產黨宣傳口號的世界：「工作就是自由，自由就是工作，辛苦是有代價的。」、「生產線的紀律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息息相關。」、「致力於國家繁榮昌盛是每個上進公民的美德。」加上所有的孩子們必須背誦「五條好公民準則和四種正確思想的表現。」這些敘述難免會使讀者回想到《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或《記憶傳承人》的情節。烏托邦畢竟是虛構的理想世界，未來的世界如果是如此這般，那就不是大家所嚮往的。另外，書中對白骨場的描寫也讓人想起路易斯·薩奇爾（Louis Sachar）那本強調罪、罰與救贖的《洞》（Holes）。

當然，馬特在白骨場鼓舞查丘求生的一段話，極可能是作者故意突顯的

「人的生命意義」。馬特重複了塔姆林的話：「……閉眼等死是動物的作法，因為牠們不懂得希望，但人不一樣。他們跟死亡抗爭，不管事情有多糟，有時候即使情況對他們非常不利，他們還是贏了。」這時作者已經把馬特提昇為「人」，所以瑪莉亞的母親埃斯帕蘭莎最後說的話：「……同一個人在同一時間不可能有兩個版本，其中一個——那個複製品——必須被聲明為非人類。但是一旦本尊死了，這個複製品就取代了他的位置。」更確定了馬特是「人」。



出版緣起

導讀與賞析 複製人的悲歌

主要人物

阿拉克蘭家族一覽表

第十九章 成年……………21

第二十章 埃斯帕蘭莎……………32

第二十一章 血的婚禮……………45

第二十二章 背叛……………63

第四部 十四歲

第二十三章 死亡……………83

第二十四章 最後的道別……………98

第二十五章 農場巡邏隊……………109

第五部 新生

第二十六章 走失的孩子們……………123

第二十七章 五條腿的馬……………136

第二十八章 浮游生物工廠……………147

第二十九章 洗去思想的塵埃……………163

第三十章 當鯨失去牠們的腿……………174

第三十一章 敦敦……………189

第三十二章 真相……………205

第三十三章 白骨場……………216

第三十四章 蝦子採收機……………231

第三十五章 死亡的節日……………246

第三十六章 山上的城堡……………258

第三十七章 回家……………273

第三十八章 永生的房子……………288

主要人物

阿拉克蘭家族

馬特：馬提奧·阿拉克蘭；複製人。

阿爾·帕特隆：原版的馬提奧·阿拉克蘭；一個有權勢的毒梟。

菲利普：阿爾·帕特隆的兒子；很久以前就死了。

阿爾老頭：阿爾·帕特隆的孫子，阿拉克蘭先生的父親；一個非常老的人。

阿拉克蘭先生：阿爾·帕特隆的曾孫；費麗西婭的丈夫；本內托和史帝文的父親。

費麗西婭：阿拉克蘭先生的妻子，本內托、史帝文和湯姆的母親。

本內托：阿拉克蘭先生和費麗西婭的大兒子。

史帝文：阿拉克蘭先生和費麗西婭的二兒子。

湯姆：費麗西婭和麥克格里哥先生的兒子。

梵妮：本內托的妻子。

客人和阿拉克蘭家族相關的人

門杜沙參議員：一個有權有勢的美國政客；艾米麗和瑪莉亞的父親。

艾米麗：門杜沙參議員的大女兒。

瑪莉亞：門杜沙參議員的二女兒。

埃斯帕蘭莎：艾米麗和瑪莉亞的母親；在瑪莉亞五歲時就失蹤了。

麥克格里哥先生：一個毒梟。

奴隸和僕人

塞麗亞：廚娘；馬特的看護人。

塔姆林：阿爾·帕特隆和馬特的保鏢。

達夫特·唐納德：阿爾·帕特隆的保鏢。

羅薩：管家；監管馬特的人。

威廉：阿拉克蘭家族的主治醫生；羅薩的情人。

奧疊戈先生：馬特的音樂老師。

老師：一個傻瓜。

休伊·羅爾夫和小烏里：農場巡邏隊成員。

阿茲特蘭的人

勞爾：看守。

卡洛斯：看守。

喬治：看守。

查丘：一個被收容的男孩。

菲德里托：一個被收容的男孩；八歲。

敦敦：一個被收容的男孩；蝦米採收機駕駛員。

法拉考：被收容的男孩中年齡最大的一個。

小月：一個掌管醫務室的男孩。

瓜潑：一個歡慶死亡節的老人。

孔塞拉：一個歡慶死亡節的老女人。

殷內絲修女：桑塔克拉拉修女院的護士。

各類角色

毛球：瑪莉亞的狗。

蘇洛：老電視劇《蒙面俠》裡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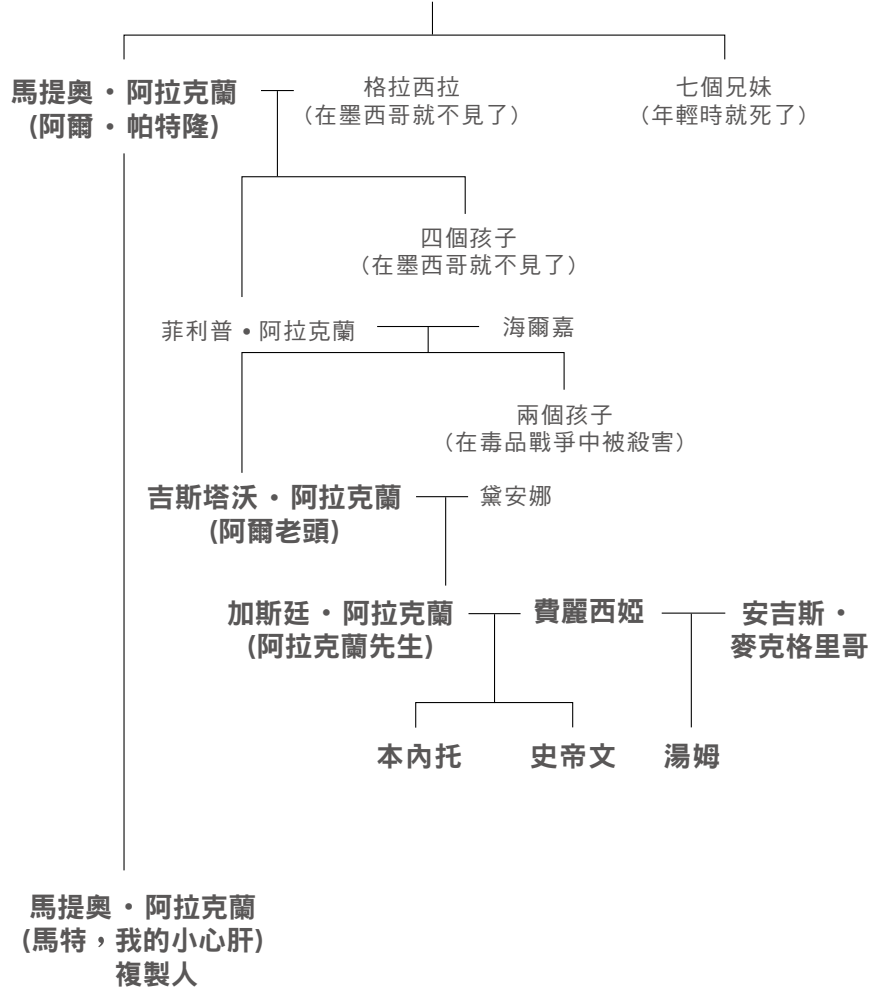
唐·賽根多·桑布拉：老電視劇《重影先生》裡的角色。

阿爾·隆克爾多特·瓦蘭特：老電視劇《會飛的牧師》裡的角色。

傻瓜：大腦裡植入晶片的人；也叫做殭屍。

阿拉克蘭家族

在墨西哥不知名的雙親



粗體字=活著的人 細體字=已死的人

勞羅拉：悲泣的女人；傳說中這個女人在深夜呼喚著她失去的孩子。
 丘帕卡布拉：吸山羊血的怪物；傳說中這個怪物不僅吸山羊血、雞血，也吸
 人血。

第19章 成年

阿爾·帕特隆恢復精神的時間沒持續很久，很快就又像原先一樣蒼白而虛弱。他不斷訴說他的童年和他死去的七個兄妹。他聆聽馬特彈吉他，雖然馬特的手指不夠長，彈不了太複雜的曲子。

馬特的聲音又細又甜，像天使。塞麗亞這麼說。聽音樂時，阿爾·帕特隆靜靜的沉浸在其中。馬特喜歡看到那老人半閉著眼睛，嘴角彎成一個溫和的微笑。這比任何誇獎都令馬特高興。

有一天，馬特正唱著一支西班牙民謠，他的嗓音破了，音階整整掉了八度，

就像驢叫。他尷尬的清清喉嚨重新開始，沒一會兒，同樣的事情卻又發生。馬特窘迫的站了起來。

「該來的還是來了。」阿爾·帕特隆在床上嘟囔著。

「對不起。我去向塞麗亞要點咳嗽藥水。」馬特說。

「你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是吧？你太與世隔絕了，不會知道的。」

「我明天就會沒事的。」

老人笑了起來，笑聲乾澀、嘶啞。「讓塞麗亞或塔姆林替你解釋吧。你不要唱了，彈就夠了。」

但後來馬特問塞麗亞時，她卻用圍裙遮著臉，哭了起來。「怎麼了？出什麼事了？」馬特嚇到了。

「你長大了！」塞麗亞用圍裙搗嘴哭著說。

「那不好嗎？」馬特困惑的聽見自己的嗓音，像低音鼓一樣嗡嗡作響。

「當然好咯，我的小心肝，」塞麗亞用衣服揉著眼睛說，換上一幅不令人信

服的笑容。「當小羊萌發犄角，要變成英俊的大公羊時，經常會令人嚇一跳的。但這是好事，真的是好事。咱們要辦個派對來慶祝一下。」

馬特抱著吉他坐在房間裡，聽塞麗亞在廚房把鍋子弄得乒乒作響。他不相信長大成人是好事。他能明白塞麗亞的情緒，不管她裝出多少笑容，他還是知道她其實是難過的，只是他想知道為什麼。

他成為一個男人了。不，那不對。因為他原來就不是一個男孩，當然他也不可能變成男人。他是一個成年複製人。一個很久以前的記憶劃過馬特腦海——醫生跟羅薩說過複製人長大以後就變成碎片。馬特不再擔心自己的身體會真的瓦解。但是到底會發生什麼？

馬特覺得他的臉好像要冒出鬍鬚，其實他臉上什麼也沒有，只有兩顆粉刺遺留下的小腫包。也許他們弄錯了，他想。他再唱一遍那首民謠，還沒唱玩第一行，他的嗓子又不聽使喚了。太令人失望了，他的新嗓子真的很難聽。

瑪莉亞嗓子也會變嗎？他想。

那晚的派對並沒有大張旗鼓。塞麗亞和塔姆林端著香檳酒杯坐在院子裡為馬特慶祝。馬特也特別被允許喝了一杯，雖然塞麗亞堅持給他加了些檸檬汁。馬特郵購的螢火蟲振翅飛過潮溼、溫暖的花園。

塞麗亞新種的一種有點怪異的爬牆植物在院子裡散發出強烈的味道。塞麗亞說她是從阿茲特蘭的一位巫醫那裡訂購來的。

馬特陡然有了一個想法。「我多大了？」舉著杯子要求再來一杯。塞麗亞不管塔姆林皺著的眉頭，給馬特倒了檸檬汁而不是香檳。「我知道我不像人類一樣有生日，」馬特說：「可是我也有被生下來的——或者是類似被生下來的時候。」

「你是被收割來的。」塔姆林說。他的語音含糊不清。他一個人喝掉了一整瓶酒，馬特這才想到以前從沒見過這保鏢喝酒。

「我知道我在母牛體內長大。牠是像生小牛那樣把我生下來嗎？」馬特看不出在牛欄裡被生下來有什麼不妥。耶穌也是這樣的。

「你是被收割來的。」塔姆林重複道。

「他不需要知道細節。」塞麗亞說。

「他需要！」那男人咆哮著，把拳頭重重的砸在野餐桌上。塞麗亞和馬特都哆嗦了一下。「這地方已經有太多他媽的祕密了！有他媽的太多的謊言了！」

「別這樣，」塞麗亞手撫著塔姆林的肩膀，急著說：「監視器……」

「見鬼的監視器！看啊，你們這些撒謊、偷窺的可憐人！我就是這麼認為的！」塔姆林用一個極粗魯的手勢比向一面爬滿黑眼蘇珊藤的牆。馬特曾經模仿過這個手勢，被塞麗亞狠斥了一頓。

「拜託你！如果你不為自己想，也得為我們著想啊。」塞麗亞在塔姆林的長椅旁跪下了，像對神父那樣緊緊抓著他的手。

塔姆林像狗一樣甩一下身體。「啊哈！這是醉話！」他抓起剩下的香檳瓶子扔向那面牆。馬特聽到碎片在黑眼蘇珊藤上面四濺。「我透露一點點，夥計。」他揪著馬特襯衫前襟把他提起來。塞麗亞臉色蒼白驚恐的看著。「你在那可憐的母牛裡面長了九個月，然後你就從牠身上被割下來。你被收割了。牠犧牲了。這

是他們殺死一個實驗室動物時所用的說法。你的繼母變成了鮮紅的丁骨牛排。」他放下馬特，馬特趕緊向後退開。

「好了，塔姆林。」塞麗亞坐在他的旁邊，輕柔的說。

「這不好。」那男人趴在桌子上，把頭埋進胳膊裡。「我們全是該死的實驗室動物。我們只是被餵養得很好，直到失去利用價值。」

「他們不會永遠得逞的。」塞麗亞用手臂摟著塔姆林，輕聲說道。

塔姆林扭過頭，從他胳膊的遮擋中露出眼睛看著塞麗亞。「我知道妳腦子裡有個想法，但那太危險了。」他說。

塞麗亞靠著塔姆林，用她那大而溫柔的手磨擦著他的背。「這個農場已經在這兒一百年了。你想過有多少呆瓜被埋葬在罌粟田裡嗎？」

「好幾萬。上百萬。」塔姆林的聲音幾乎是呻吟了。

「你不覺得這夠了嗎？」塞麗亞撫摸著保鏢的背，向馬特微笑著。這次是真的微笑，使她在模糊的花園燈下顯得漂亮了。「去睡覺吧，我的小心肝，」她說：

「我待會兒去看你。」

馬特懊惱的想，他倆好像忘了這是他的派對，是為了慶祝他的成年。他忿忿不平的走進臥室，用力撥著吉他弦，希望噪音能夠打擾在那裡竊竊私語的一對兒。但是過了一會兒，他的憤怒消退了。

取而代之的是有什麼重要的事被他遺漏了的感覺。線索曾經像花園裡的螢火蟲那樣多。牠們發出一種帶著希望的亮光。牠們發光的時間幾乎長得讓馬特明白到牠們是什麼。但是，就像螢火蟲一樣，牠們又消失了。塔姆林和塞麗亞過於小心了。

像這樣已經有好幾年了。馬特知道他漏掉了一項關鍵的資訊。這資訊是有關複製人的。他們刻意不讓他知道複製人是怎麼造出來的。也不讓他知道所有的複製人——除了他——腦子都死了。

馬特現在不只第一百次想起，為什麼有人要造出一個怪物出來。牠不可能是用來代替一個被愛的孩子。孩子們是受寵的，而複製人是令人憎恨的。牠也不可

能被當作寵物。像馬特在醫院裡見過的那個驚恐萬狀的東西，不可能成為任何類型的寵物。

馬特回憶起：麥克格里哥先生和阿爾·帕特隆手術後坐在相鄰的輪椅上。給我弄了個新肝，麥克格里哥拍著自己的肚子說，又順便換了兩顆腎。他用明亮的藍眼睛看著馬特，那眼神像極了湯姆，令馬特感到厭惡。

不！這不可能！

馬特回憶起那次生日派對上，阿爾·帕特隆思維能力的迅速康復。胎腦移植——我哪次一定試試，麥克格里哥說，他們在你的身上創造了奇蹟。

別耽擱太久，阿爾·帕特隆回答，你必須給醫生們至少五個月的準備時間。八個月更好。

這不可能！馬特把雙手按在太陽穴上，想把這個念頭按回去。如果他不肯去，就不會是真的。

但是，它還是從指縫間溜出來了。麥克格里哥創造了一個複製人，可以在他需要的時候做器官移植。為了這個，那醫院裡的怪物怎能不哀號呢！然而阿爾·帕特隆的胎兒移植來源在哪兒呢？又是哪兒來的另一顆小心臟，幫忙他那個又老又漏的心臟繼續運轉呢？

證據早就齊全了。只是馬特太盲目，看不到真相——或者說他不願意猜想那真相。他不傻。線索一直就在那兒，真相卻太難以承擔了。

阿爾·帕特隆也造了許多複製人為自己提供移植。和麥克格里哥一模一樣。不，不一樣。因為我不一樣，馬特瞪著臥室的天花板拚命的想。塞麗亞在天花板上貼滿了螢光小星星。從馬特搬進塞麗亞住處那時起，他就在閃爍著微光的星空下睡覺。它們現在正撫慰著他。

我不一樣，我不是為了提供備份零件而生的。

阿爾·帕特隆拒絕讓醫生破壞馬特的大腦。他保護著他，並且讓塞麗亞和塔姆林與他相伴。他雇奧豐戈先生教他音樂。那老人為馬特的成就大感自豪。這不像是計畫將來要殺死你的人所做的行為。



馬特刻意調緩了呼吸。他剛才一直像困在房間裡的鳥一樣喘個不停。馬特見過鳥兒因為衝不出關閉的窗戶，驚慌而死。他必須把境況從頭到尾想一遍，想清楚全局。很明顯的，不管其他可憐的複製人發生了什麼事，馬特的待遇跟他們並不一樣。

阿爾·帕特隆的動機和麥克格里哥完全不一樣。他的動機，馬特現在明白，完全是虛榮心。當那老人看著馬特時，他也看到了自己：年輕、強壯、心智健全。這就像照鏡子一樣。如果馬特是一個躺在醫院的床上、流著口水、又哭又鬧的傢伙，他的感受肯定是不一樣的。

馬特像抱著玩具熊那樣抱著枕頭，因為他現在的歲數已經不能再抱填充玩具了。他感覺自己在懸崖邊上被拉了回來。但他還是得思考其他複製人的悲慘命運。

我的弟兄們，馬特想。他顫抖著回想起他所熱愛的那個創造出他的人。阿爾·帕特隆確實愛他，但他是邪惡的。難以想像還有誰能比他更加邪惡、歹毒和自私。

埃斯帕蘭莎曾經在那本《鴉片王國》的書裡這麼寫。馬特在讀到這裡時曾粗魯地把書扔掉。但那時馬特還是孩子，現在他是男人了——或者類似的生物吧。塔姆林經常跟他講，男人就要有勇氣把事物看清楚。

塞麗亞和塔姆林走進來準備向他道晚安。「你發燒了！」塞麗亞叫了起來。她匆匆跑出去煮草藥茶。塔姆林站在門口看著塞麗亞做事。那保鏢的輪廓看起來很有威脅感，馬特想起他曾經想要給英國首相放炸彈，卻炸死了二十個小孩。這男人宛如融進天花板上灑下來的微弱星光裡。

塞麗亞端茶回來時，塔姆林聳著肩說：「你那問題的答案，夥計，你十四歲。」說完便轉身回阿爾·帕特隆護衛森嚴的房子那一邊。